

## 感恩河

陈恩睿

感恩河系海南第五大河，从我老家村子南边约2公里处穿流而过。有人也把她称为雨龙河、感恩水，但老家村民习惯称她为“南边溪”。感恩河发源于东方市山猪岭，从深山谷里，蜿蜒曲折，涓涓汇聚，上游由南向北流，后折向西流，穿越感恩平原腹地，然后，恋恋不舍地流向北部湾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读小学时，感恩河是村里重要的草场之一。我们放牛孩子三五成群把牛赶到那里，将牛绳紧紧地扎结在牛角上，安排牛吃“自助餐”后便抓鱼去。古人有话，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但清澈见底的感恩河，那鱼儿却一群群地游来游去，逍遥自在。一会上游，一会下游。大的、小的，长的、短的；黄的、白的，有鳞的、没鳞的……我们追赶，时而棍子打水，时而石头扔砸，可鱼儿闪得极快，看着、看着，追着、追着，便无影无踪了。或已进入了深水区，或已钻入了沙子里，让人摸不到头，甘拜下风。

还是大人厉害！有的抓着抛网，走几步，停下来，细细看，然后迅速将网“发”地撒入水里，没几分钟，又“嘻嘻嘻”缓缓拉收；有的提着三角网，走来走去，看来看去，甚至奔跑起来，时而“吓”地将三角网插入水里又“吓”地迅速腾起，有时则“碰”一声直盖水面，然后抓摸起网盖住那片水域；有的在浅水处垒起小小沙坝，确定位置开洞安装竹料编制的特别设施，顺水、逆水都安装上，然后拿起棍子分别在上游和下游打水赶鱼……大人这些捕鱼的场景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深受启发，同时得到了一种极致的快乐。

放牛时在河里抓鱼，我们不像大人那样卓有成效，但收获也不小。本来，中午放牛的这段时间较为难熬，度分如日，但来到感恩河里，我们逐鱼如戏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不知不觉中，暮色四合，该赶牛回家了。

中午放牛吃草这活儿，或

## 天亮之前

梁小静

右手握着鼠标磨动着，磨动着，忽然抖起来，我看看手，就想看看自己的脸色，当然看不到，又去看手，手干黄，是电脑侧辐射的原因吗？

电脑屏幕右下角不倦地变动的一行小字：3点33分，这一刻就要消失。

忽然意识到，在城市这不眠的夜里，竟然将能够听到的鸡鸣声也充耳不闻了。这么快，时间又流逝了两分，凌晨3点35分。

手又有些抖，似乎又黄了一些，但我知道，我的眼睛足够明亮、有神情。

上一次为了什么而坦开胸，抱着电脑熬夜，我实在记不起来了。但这一次，是为了一些诗，晚上还为她默默流了一些女性的泪水。

4点整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在震动，同时亮起来的屏幕上一个虚拟的闹钟在闪动。昨晚是为了醒，今天仿佛是着急地提醒我睡。这是几更了？为了发出高音而浑身先抖擞起来的鸡呢，它那准确而神秘的鸣叫声呢？

4点21分，听到了从与我

坐在其下的窗台相对方向的楼房里传出的男性的歌声。声音拖得很长，听不清词语。这声音让人心思恍惚起来，毒日下，或雨中，或寒风里，太大的辛苦谈不上，但一个中午下来，一身疲倦。因此，下午上课时，我几次旁若无人地进入了梦乡。有几回，老师因材施教，有针对性地给我上了“摸耳课”。有几次，因放牛的事与父亲怄气，甚至不吃午饭就放牛去，表示不服。但当带着闷气将牛赶到感恩河边，看见同来放牛的孩子轻松哼起歌儿，看见那青绿的草地，看见那宽阔的河床，看见那弯曲流动的河水，看见那快乐飞翔的鸟儿，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时，顿觉心里无边无际的，想了想，便理解了父母亲的安排，体会到孩子的担当，闷气便消除了。“人是环境的产物”，说得多么正确！

村里老人说，感恩河水是天水，村里井水是地水，喝天水比地水清甜益身，女人喝了皮肤白，男人喝了身体壮。在放牛的孩子中，有男孩有女孩，男孩比女孩多。感恩河简直成了我们放牛孩子的一个天然大水缸。放牛时，我们经常喝感恩河水，渴也喝，不渴也喝，喝而不腻。有的手捧水喝，有的直接喝流水，有的用树叶舀了水喝，有的装进葫芦壶里慢慢地喝……每一次喝上两三口，便觉透身清爽，随之，疲劳被驱散了，身体也陡然有了力量！

村里的老人，常给孩子们讲述感恩河的故事。老人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的村庄很大，有很多山岭、山坡，但缺水，水贵如油，地大而物少。老百姓生产困难，生活艰苦。有一天，老天公知晓了实情，发了慈悲，连续下了十多天大暴雨。平地、山坡处处“水漫金山”。在这个时候，从山里又涌出很大的山水，特别凶猛，势不可挡，冲越山岭、山坡，冲破平原，造出了一条明晰的水路，形成河流，得以润泽平原。古往今来，平原应水生灵，一片生机勃勃；百姓耕作积极，生活不断改善。

老百姓感恩戴德，就把这山里的水，天上降的水取了名字，叫做感恩水，把这弯曲、宽窄不一的水路叫做感恩河。老人说，感恩河穿越过的地方，都是老天公的善行，同时，也在告诫村里人：要像这河水般，知恩图报。放牛孩子之间，要相互帮助，齐心协力，守住感恩河的清澈……几十年过去了，岁月悠悠，白云苍狗，老人的话却至今在我耳边萦绕着。

在数个不知道几时几刻的夜晚，我曾隔着梦的包裹膜听到过它。

我一次次为此迷惘、发呆，陷入迷迷糊糊的思索中，然后不求甚解地又睡着。我无法知道那是我梦中杜撰的、虚幻的歌声，还是像石子一样击穿窗户又涟漪般荡入我的睡眠的外界的歌声。这种神秘感和茫然，曾让我十分抑郁、忧伤。

今天那歌声又飘过来了，而我这次分辨不出自己是睡是醒，不去想自己敲击键盘的手指，是在梦境中击打，还是由清醒的意识发出。因为我的脑子已不再转动，可是手还在机械而灵活的，像是她本身有独立思维地在寻找、呈现语言。歌声再次传到耳朵，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刻，打开他喉咙里如梦似幻的歌声，让夜夜晚恍惚、白日迷惘。

楼下铁链锁从铁栅栏上被抖开的声音，远处汽车鸣笛的声音，这是回家还是离家的声音呢？听起来它们没有分别，都同样匆忙、尖利。

还有鸡鸣声，是我某一刻太过专注而没有听到呢，还是鸡一直没有存在过，像那令人恍惚的歌声？但是，最早的鸟鸣，已经在附近楼房仍然漆黑的上空旋绕起来了，等一会儿，才能听到一会儿，是的，有两只，它们在对鸣（不是无序的），婉转、动人，没有一丝的哀伤和忧虑，没有不平静。

现在是群鸟的声音，吱一喳一唧一吱一喳，唧一唧一唧一唧，还有一种我不知如何描绘的声音，加入到这最初的柔和的乐声中来。在我往日每天这个时刻的昏睡中，它们都这样叫着，我竟浑然不知，睡眠真是盗用、租借人灵魂的东西。

从代际的视角出发，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迁，是一种颇为常见的叙述。据冯雪峰回忆，鲁迅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曾几次谈及“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”，即：写一部有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，“所谓四代，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，他自己一辈算一代，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，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稍后的一代”。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（“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，一直写到现在为止”），可惜最终没机会完成。接续鲁迅的思路，后来李泽厚提出，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“六代”：辛亥的一代，五四的一代，大革命的一代，“三八式”的一代，解放的一代（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）和红卫兵的一代，这六代人“缩影式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”。

无论“四代”，还是“六代”，上面的代际划分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，并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，“辛亥”、“五四”、“大革命”等一系列称谓，也意味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、行动取向呈现出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，并为情境中的思想和事件所塑造、凝聚。具体到发生期的新文学运动，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三代人的相继“登场”及共同“在场”。1922年，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《蕙的风》所作序言中，就提出了这种划分：

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，我们的“新诗”实在还不曾做到“解放”两个字，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，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。

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“生力军”起来了。少年的新诗人之中，康白情、俞平伯起来最早；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，还不算很深（白情《草儿》附的旧诗，很少好好的），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更容易。

直到最近一两年内，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；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，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。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。

三个阶段的衔接，构成了新诗从旧诗中“破茧而出”的解放历程，有关新文学发生期“三代人”的分别，其实也包含在这一论述中：除了“我们”——《新青年》的元老们，“他们”——康白情、俞平伯等新潮社成员，胡适已将“五四”之后涌现的、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的一代，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学生，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，这恰好对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三代人。

在新文学最初的“戏台”上，“先生一代”无疑是活跃的主角，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，充满争议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。但不容否认，这些学者、教授、文人、乃至政客们的文学生涯，大多有点“敲边鼓”的性质，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，风潮过后，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“本业”或“主业”。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：对他而言，文学只是一种娱乐，哲学史才是他的职业。

如果说晚清与“五四”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，很难用一个什么家来界定的话，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，比如哲学家冯友兰、贺麟，历史学家傅斯年、顾颉刚，政治学家罗隆基，社会学家潘光旦、费孝通，文学家朱自清、闻一多、巴金、冰心等即是。

虽然，日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，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象，与后来的“文学青年”们还是有根本的不同。简言之，在他们那里，文学活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，对文学的关注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。

李时珍说蝶之美在于须，我觉得那两根细长的触须固然美，但怎么也美不过轻盈的翅。蝴蝶翅膀薄而大，锦缎一样斑斓闪光夺目，若是彩蝶，更是鲜艳到华丽妖娆。在整个身体的比例里，胸腹和头部小到几乎忽略，最招眼的就是两对扇面一样的翅膀。这样的翅膀不停地扇动起来，蝴蝶才能翩翩跹跹忽忽飘飘，才能生出灵动飘逸之姿。

本地的蝶种类不多，最常见的一种是白蝶，铜钱大小，翅膀米白，粉光莹莹，这样的蝶若随了柳絮，或飞入梨花，不容易寻着，在绿叶丛中却煞是好看。办公楼下有片试验田，春末，返青的麦苗开始拔节的时候，干净的田野像洗过的绿绒毯，三三两两的白蝶时而停留叶尖，时而竞相追逐。无风的正午，阳光泼洒，麦田静立若画，白蝶起落落落，其间，人一旁路过，看得久了，就容易像庄周梦蝶那样，是矣非矣，真矣幻矣，有一种说道不清的迷离。

彩蝶则常是桔红色的，比白蝶大，翅上有圆黑的斑点，相较之下，算得上绚烂妖娆了。盛夏的青草颜色碧绿，亭亭地往上挑着，一只彩蝶栖于叶尖，压得叶片悠悠颤动，这情景，无论对大人还是孩童，都是有诱惑的。小儿们欣喜得两眼放光，夸张地颤着手脚，一步一步凑上去捉，往往还没到，蝶就倏地飞走了。大人则淡定得多，远远看看，或者掏出相机，调好焦距拍个特写，以此安慰耷拉着

从代际视角看  
『文学青年』

姜涛

1919年下半年，北京大学选派五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国留学，后称“五大臣出洋”，象征了五四运动落潮之后，新一代精英借助“运动”中聚积的资源，开始进一步开展各自的理念。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，选择学术上的发展，就是新潮社的基本取向，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留学国外。

“主角”虽然散了，但新文学的“舞台”并没有就此空下来，在短暂的沉寂之后，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，“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”，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“如尼罗河的泛滥”。这些小社团、小刊物，聚集了当时新文学最主要的追随者，即“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”，他们在年龄、位置、身份、以及境遇上，与五四时期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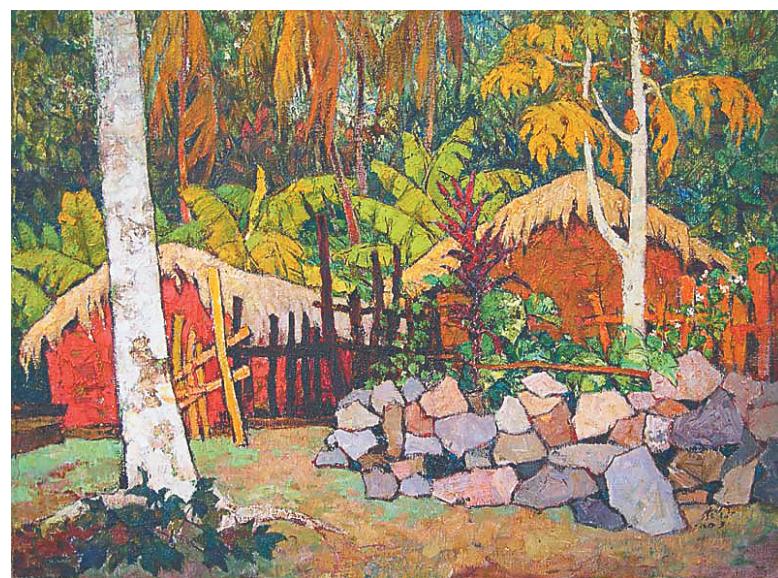
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。考虑到“五四”之后的北京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，一些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，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：王鲁彦、许钦文、胡也频、沈从文等。

并非巧合的是，上述青年作者大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生人，比起傅斯年、郑振铎等人，又刚好晚出生了10年，属于鲁迅曾说起的“虽生于清末，而大抵长于民国，吐纳共和的空气”的一代。五四运动发生时，因年龄尚小或远离现场，多数没有参与这场运动，更多作为旁观者，感受到了“五四”的冲击力，即使有所参与，甚至担当主力，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环境中。1920年代初，当他们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——北京，五四运动已经落潮，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最佳时机，只能在运动的“余波”中开

展自身的可能性。从知识结构上看，无论《新青年》的“先生一代”，还是新潮社的“学生一代”，基本属于精英性的知识阶层，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底；相较之下，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们，则明显处于劣势，除少部分就读于正牌大学，更多人出身边缘的二三流学校，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、自学者。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，诸多报纸、副刊、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，成为其中不少主要的知识来源，沈从文就曾老实坦白，自己创作知识的来源，“除了生活底子外，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和商务、中华的一些翻译小说”。对于青年作者知识匮乏、修养欠缺的讥讽，不仅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，即使在新文化群体的内部，也往往见不鲜。

简言之，“五四”后新文坛上出现的更新一代，主要由一批自由流动的中小知识分子组成，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，纷纷离开故土，来到城市之中，或求学、或旁听、或追求朦胧的人生理想。由于社会位置相对边缘，他们也主要是作为追随者、模仿者，加入了正在形成的文化秩序当中。虽然，其中的大多数，一直处于无名状态，注定要被淹没在文学史模糊的背景，但正是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，作为伦理革命、思想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，才有可能从一系列激进的理念和形式，落实为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基础，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史主体来看待。如果要寻找一个群体命名的话，“文学青年”大概是最合适的称谓。

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记忆中，说起“文学青年”这个形象，总会带来一系列特殊的联想，对应于种种敏感、夸张、不求甚解、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，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潜能，却一次次被历史证实，“文学青年”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特定的人格谱系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，会天然地亲近于文学，但作为一个群体，“文学青年”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、纯属“天然”，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，诸如新式教育的扩张、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、印刷资本的发展、各种社会场域的分化，以及现代文学观念与自我观念的兴起，都可能作用其间。在新文学发生自身的线索中，“文学青年”的出现，更可以看作是一个“后五四”现象，他们与上一代人在文学关联方式以及人格形象方面的差异，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

《乡恋》(油画) 王家儒 作

## 款款蝴蝶飞

张秀云

嘴角的他吧。

彩蝶遇花，则花蝶互抬了身价，俱有可以入画的美。你看素来的中国画，无论工笔还是写意，桃李还是牡丹，花间都少不了只蝶，有了蝶，花朵便有灵动之妙，有了花，蝴蝶便有芬芳之气。宋徽宗赵佶的皇家画院招聘人才，考题就是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，一幅画上马蹄好画，香气如何表现？聪明的画师就想起画蝶，蝴蝶向来逐花而居逐香而止，彩蝶追绕飞翔的马蹄，自是因为蹄上带着花的残香。作这幅画的人心思是透灵的，他知道仅需几只蝶，就可以让视觉与味觉通感到一处来。

花气袭人，蝶姿曼妙，都是人间好景，蝶舞花丛，这情景容易让人心神放松，生出现世静好之感，就连平日里一直

用心机武装的人，也免不了卸了防范，露出几分天真来。《红楼梦》里，薛宝钗看见一对玉色蝴蝶，立马收了端着的淑女架子，分花拂柳，立马追去，直跑得香汗淋漓娇喘微微。曹公笔下所有关于她的描写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了，两只大如团扇的蝴蝶，让一个世故少女现出原形，露出纯真娇憨之态。如能把此种情态一直延续下去，那么宝钗在我心中，在许多人心中，分量一定是黛玉远不能比的。可惜一旦听到人声，听到滴翠亭上两个丫头的私谈，她的心机又上来了。

人们喜欢蝶，羡慕它的自由飞翔，羡慕它与花为伍双入对，在人们心中，它是自由和美好的象征，是爱情的象征。所以梁祝的故事里，要让那两个相爱的人化成蝴蝶，看着他们缠缠绕绕双双飞去，心里颇有一种成全的快意。但是，如果你想保持这种快意，千万别去看科教片。

可惜我看了。科学告诉我，再美的蝴蝶，它的前世都是蠕动的肉虫。一对蛱蝶缠绵盘绕，也并非谈情说爱精神往来，它们只是在交尾，是在繁殖后代，而后雌蝶产卵无数，这些卵都将变成蠕动的毛毛虫，它们大多为害庄稼，吃得身体滚圆，继而变蛹、结茧，再羽化而成的，就是花前斑斓的蝴蝶。

这些款款来去的斑斓的蝶，都没有磊落的身世。

## 诗路花语

■

## 病中说药

■孙文波

寻找药的芳香，属于意念。为了余生安宁；剩下的时间，用它们续命。想一想，这是悲哀的事。短暂的，没有搞明白什么的一生已经走到了暮年。

只是还在想与世界联系。靠什么呢？

几种化学品，几种植物的提取物，让人感到对外部力量的依赖。身体里流转的

在身体内革命。就像为守住一块地方，

拼命修筑工事。这种感觉让人夜晚晕眩。

仿佛云游中飘荡。就像昨天在睡

眠中，

出现书中记载的几个世纪前一次攻城的场景。

血奔腾。其实是白天的想象在夜晚显形。努力控制不想似乎没有用。怎么办？

是不是应该一步一步让自己成为专业的吃药人？

从原理研究入手，到生产厂家为

止。有道理。

新的憧憬是成为吃药的专家。任

何时候

都侃侃而谈。不辜负它们改造身

体的努力。

以至现在看到药，惊讶它们的形

状，胶囊、糖衣，圆形，或椭圆形，好像

形状都有道理。仿佛造物在其中

变形。

■

## 港口